

紫薇花开别样红

张雪珊

百花丛中，大多数花卉只开几天或数十天就凋谢了。可紫薇花期极长，从6月一直开到10月，有“百日红”之称。宋代杨万里赞曰：“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常放半年花。”明代薛蕙诗云：“紫薇开最久，烂漫十旬期。”紫薇把璀璨绽放在酷夏，而不与人争春。因此，白居易盛赞紫薇“独占菲芳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

盛夏时节，在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湘中古城宝庆城东南龙头山上，一座高约20米的紫薇地动仪巍然矗立，两条总长2600米的紫薇长龙在山脊上盘旋奔腾，形成大气磅礴、美不胜收的“双龙戏珠”神奇生态景观。

这座以栽培紫薇为主的大型紫薇主题展示园，用3万多株紫薇树扎景融合的紫薇长龙，是全球株数最多的连理树、全球最大的植物扎景、全球最长的生态文化长廊，创造3个世界之最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以花造景，以景引人”。谁也不会想到，200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紫

薇公园每年吸引着上百万的游客，市民来此观光休闲，至今已免费开放接待市民和游客达一千万多人次。

热烈的中国红，梦幻的淡紫，浪漫的浅粉，纯洁的素白……双龙紫薇占地3600余亩，东西长2.6公里，南北宽1.2公里，以大坡岭、龙口岭两座山为中心区域，并以紫薇为主体树种，依山就势科学布局，精心构筑“双龙抢宝”紫薇扎景文化长廊、紫薇公园、紫薇广场、紫薇游乐园等，拥有松园、梅园、竹园、奇石园等10大植物园，其中种植紫薇327个品种。

紫薇又称“痒痒树”，有一个特性：“紫薇花开百日红，轻抚枝干全树动。”只要轻轻挠一挠光滑的树干，紫薇树枝便微微轻颤，树下一地落英，十分唯美有趣。紫薇树初看十分柔弱，但骨子里充满了坚强，它不怕风吹雨打，不畏烈日灼灼，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面带微笑地挺过去！

漫步在紫薇长廊内，充沛的负离子让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看着由数万棵紫薇树紧紧连为一体的紫薇长龙，紫薇花迎着骄阳倾情绽放，显得格外光彩夺

目，不由让人对团结拼搏的邵阳人肃然起敬。邵阳人自古以“吃苦耐劳”的打拼精神闻名于世，紫薇不择土壤、不畏酷暑的特性，正是对其最贴切的写照。紫薇生命力之强，也像“宝古佬”精神一样，愈久弥坚。

紫薇树龄可长达千年，是名副其实的“长寿树”。紫薇花意味着圣洁、喜悦、长寿、好运。树上繁花似锦，紫红色的花朵密密匝匝围成一簇簇，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树下落英缤纷，满地落红铺满道路和草丛，像一张张雍容华贵的地毯。在骄阳似火的夏天，古城邵阳的大街小巷，紫薇花风姿绰约的身影无处不在，在夏日的万绿丛中，显得无比艳丽，精彩动人。

无论是清晨，抑或傍晚，前来双龙紫薇园晨练、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草坪上，那些用植物编制的生肖动物栩栩如生，孩子们在其间捉迷藏、玩游戏；山腰间，十几棵古老苍劲的紫薇繁花满枝，俨然为游客撑开一把把巨型花伞，老人在绿荫下打拳、下棋、听广播。年轻的情侣依偎在紫薇长廊内、凉亭中，窃窃私语，畅想未来……



倾听风雨的对话(外一首)

李 斌

剥去风景的信念
揣着宁静的窗于怀
一堆堆碎乱的思想
刺穿涂满月色的胸口

经受一千次的回忆和燃烧
咸咸的眼睛十分安详
放飞油然开朗的五指
阁楼的摇篮浮想联翩

倾听风雨的对话
每天守候日月荣耀归来
心坎上腾起笑语欢声
视线在指望中真实存在

阳台有喜讯传来
所有的花朵迅速转移
含笑不语的琴声
让一杆鸟语飞奔成诗

穿过雨季的盛夏

雨点固执地砸下来
旷野的情绪莫名警惕
撑开的雨伞无济于事
河流开始气喘吁吁

面对无数双敞开的眼睛
恍惚的路灯忠诚于黑夜
一树熟透的布谷鸟声

遮不住村庄娇美的脸庞

雨帘在视线中放纵
湿迷的心事浪迹街头
寻找牵手的前世之旅
是否能在喧哗中安然睡去

无法揣度雨季的盛夏
一饮沾满水印的知了
无所顾忌地吹着口哨
应和着禾苗的欢声笑语

曾经在阳光谢幕时醉过
记忆里溢出繁茂的故事
屋里屋外哗哗作响
满天尽是飞泻的目光

谢光伟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十五岁的我，随上山下乡的大潮，去了农村插队落户。

山村醒来早，天刚蒙蒙亮，派工的哨声像报时的钟，准时响起。生产队长宏亮的嗓音紧接着传来，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今天所有男劳动力都去县城送粮谷。”

所谓送粮谷，就是以粮代税，缴纳种田人应该上缴的农业税。正规的说法，叫作送公粮。洞口人则习惯自己的方言，依照送公粮的“粮”是稻谷之意，大家约定俗成，改称送粮谷。

以前的农村，虽然没有普及税法宣传，种田缴“皇粮”，每个农民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当时流行一句话：“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来全是自己的。”把上缴农业税摆在了第一位。那个年代还没有杂交水稻，双季稻每季的产量有限。所以，送粮谷的时间一年分为两次，分别是早稻和晚稻收割的时段。

箩筐挑稻谷，是大家统一的行头。生产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个人挑担的重量，同各自享受的工分高低挂钩。如果是拿十二分工的壮劳力，则必须要挑一百二十斤以上的担子。我小小年纪刚到农村，首次评工分，只评了六分，算半个劳动力。

第一次挑担，一路摇摇晃晃，迈着不稳重的脚步，同大家一路前行。从村庄到县城，十几里的路程。行走在一条晴天尘土飞扬，下雨泥浆没踝的毛坯公路上，还要翻越几个不太高的山头。

队伍很壮观。一色的草鞋、斗笠。扁担在双肩往复交替，噼啪噼啪的草鞋踏地声、叽咯叽咯的扁担负重声，上下和唱，犹似乐队正在演奏一首不太和谐的进行曲。队伍所经之处，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人均一条长长的罗布汗巾悬挂在扁担头上，供擦汗之需。

送粮谷的队伍，为国纳税，也有一种自豪感。进城时，有几个愣头青，竟然自豪过了头，有意无意地往人群多的地方冲过去，惊得路人纷纷躲避。我对这种有损公德，以冒失动作惊吓他人，换取一时刺激的行为所不耻。听见街边有人在交头接耳：“千万别迎着送粮谷的农民队伍走，如果撞在扁担头上，得自认倒霉！”几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一路汗流浹背，日过正午后，到达了目的地，扁担上的汗巾，能够拧得出水来了。坐落在县城石竹山的国家粮库（我们习惯叫洞口粮站），修建了几个巨大的粮仓，大家来到一个指定的粮仓前排成长队，等待验收人员检验稻谷的品质，然后过

送

粮

谷

磅入库。

一位工作人员循着长长的队伍走过来，所有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他。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支长长的空心探针，用这种专业工具扞入箩筐或者麻袋里面，抽取中间部分的稻谷作为检验标本，从中捡几颗饱满的稻谷丢进嘴里。牙齿咀嚼后，稻谷碎裂清脆的响声，自他口中传出来。干燥度不够的粮食是嚼不响的，如果入了库，在仓库里发生霉变，给国家造成损失，问题就大了。因此，不达标的稻谷，需要重新曝晒后再检验入库。粮站工作人员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我佩服他们的敬业精神。

通过了检验，过了磅，担子挑进粮仓是最后的程序。粮仓既高又大，里面的稻谷已经堆成了小山，仓内顶部四周，设置了一圈平台，没有机械升降，我们得负重攀登陡峭的台阶登上平台，然后将稻谷从上面往下倒。这是检验体力的活儿，需要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送完粮谷出来，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刻，因为生产队有规定，参加送粮谷的人可以公家报销一毛七分钱一碗的肉丝面，人平一份。在那个每天工值只值一毛钱和两毛钱左右的年代，能够坐在县城最大的面馆里，享受一份漂满油星子的“大餐”，非常满足。

送粮谷年年继续，随着年龄增长和体力的增强，几年之后，我也拿到了最高的十二分。挑粮谷的重量，自然递增。时代在前进，送粮谷的方式有了新的变化，麻袋淘汰了箩筐，汽车替代了脚步，减轻了劳动的强度。但是，肩扛一百多斤重的麻袋装车和下车，以及负重攀登粮仓的台阶，还得需要过硬的力气支撑。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送粮谷已经成为久远的故事。那段经历，永久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庆幸，我这一辈子虽然碌碌无为，也小有收获，曾经为国家纳过税，送过粮。